

群山的心跳

■王前

下，下山后缝了五六针。由于时差的关系，晚上十点左右，天色开始变暗。巡逻队在一个山坳处宿营。

天黑透了，夜色中几束蓝绿色的光点悄悄逼近，不易察觉。站哨的下士茹东洋立即向连长报告：发现狼群！牦牛群乱作一团，尖利的犄角相互顶撞了起来。

加尼丁和几个战士稳住牦牛，大家打开手机手电筒对着狼群晃动，两只狗也冲着狼群狂吠。

然而情势并不容乐观，他们此时的敌人是十匹凶凶极恶的狼。

就在不经意间，狼群钻了一个空档，一头牦牛被咬断了腿，喘着粗气，重重倒下。

战士们拉动枪栓，群山回荡着钢一般的号角。狼群稍稍后退。

一声尖利枪响，连长对天空射出一发子弹。头狼一声嚎叫，狼群四下溃散。

大家定了定神，即刻收拢牦牛，清点人员和物资。军医杨善文打开医药箱，加尼丁和茹东洋帮他一起给牦牛包扎。

天很快就亮了。物资有限，巡逻队不能多做停留。断腿的牦牛伤势过重，血流不止。它独自卧在草地上，低低地哀叫。嘴边，是留给它两天的口粮。加尼丁跪在牦牛身边，抱着它的脖子哭。

“那是我第一次见他哭。”茹东洋插了一句话就沉默了，仿佛也深陷那天的生死离别。所有人都不忍离去，边走边回头。

乳白色的晨雾升起，那头牦牛像一位入定的僧侣，纹丝不动。身下的绿草变成暗红色，像一个厚厚的蒲团，托起轻盈身躯。

我问茹东洋，那次巡逻返程可算平安？“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暴风雪。”茹东洋倒吸一口气，心有余悸。

巡逻第十五天，队伍到达铁干里克。傍晚休整。支帐篷的时候，整个天突然黑了下来，大风起，开始飘雪。

不多一会儿，风雪交加，帐篷已经撑不住了。暴风雪来了。

大家冻得直打哆嗦。拉齐尼想起老向导、父亲巴亚克临前的叮嘱，把剩下的牦牛聚集起来，使它们厚实的身躯排成一堵挡风的墙，大家靠着牦牛肚子取暖，这才勉强挨过暴风雪之夜。

“当时风急雪大，我都快冻傻了。幸好和大家在一起。”茹东洋摘下迷彩帽，摸摸头，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我仔细打量着这个二十五岁的士兵：头发稀少，皮肤黑红，眼睛布满血

丝，指甲凹陷发黑，身形瘦削。

情况不太妙。“你是不是高原反应挺严重？”“嗯，高原病。”“来连队几年了？”“三年。”“这样子你还参加巡逻？”“我就参加过这一次。平时大家都照顾我，我是连队文书，平时没有很重的活。”“回过家吗？父母支持你继续当兵吗？”

一阵沉默，“我妈妈刚去世……家里还有爸爸和姐姐，我不想走。”“还会想妈妈吧？”“夜里没事的时候，想。”“爸爸没叫你回去？”“没有，爸爸挺支持我的。”“有没有想对妈妈说的话？”

又是一阵沉默，茹东洋没有让眼泪掉下来，“有一些人问我，守在红其拉甫到底值不值的。想了想也没啥值不值的。毕竟每个人都会经历病痛和生死，只是有的早一点，有的晚一点而已。”

这回轮到我沉默了。鼻子一酸，我转过头不敢再看他。

就在此时，一个圣洁的场景闪现在由近及远的天边：太阳快要照到雪山尖了，亮晶晶的雪线被一段一段点燃，泛着珠光。

雪线之下，山体铅灰色的裸露部分和大地自然接续，不着痕迹。雪山的晦暗锯齿像一个难以抹去的阴影，爬上茹东洋的指甲和脸庞。而他，似乎并不觉得多么苦涩与煎熬，而是把这困厄视为可以承受的、值得珍惜的、出自苍茫岁月的宝藏。

所有恒久的闪耀都是基于如此深沉的积淀吧。我忽然明白了他的不舍和不愿流走。

“姐，给你看一张照片。”茹东洋打开手机，背景是一张合影：爸爸、妈妈和姐姐。照片上没有他。一家人的眉眼弯弯和笑意盈盈让我相信，曾经的茹东洋一定也是一个俊朗的少年。

上午十一点整，巡逻队再一次出发。我和茹东洋站在一旁，跟“编外士兵”加尼丁和战士们挥手告别。这支行进中的队伍看上去，分明是喀喇昆仑的群山在移动。

我离开了海拔四千四百七十三米的红其拉甫边防连。

踏上归途，再一次看到“冰山之父”慕士塔格峰，似乎与进山时所见不同。慕士塔格夕阳中的金顶披着雪白的庄严和壮阔，前方是公格尔九别峰，后面是晚霞下的墓地。

我看见一只鹰展开双翼，滑过慕士塔格的脊梁，穿越千年的尘烟，平息了一场远古的战事。

恍惚中，我竟分不清哪是归途，哪是来路。只知道，离开了喀喇昆仑，还能听得见它的心跳。

感念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每次去瑞金，我喜欢独处，总是竭力避开游人，在村庄、在山峦、在田野、在小路，拨开时光叶瓣的覆盖，仔细寻找毛泽东曾在这块炙热的红土地上留下的足迹。

挥别井冈山，转战赣南闽西，星夜渡过于都河，前后5载寒暑，1800多个日日夜夜，毛泽东有一半多的时间生活战斗在瑞金。如今，我漫步瑞金，寻觅他散落于岁月深处的足迹，目光触及，心生涟漪。

清晨的叶坪村刚从睡梦中醒来，披着一层薄薄的晨曦，神秘而又朦胧。我走在水沟边的田埂上，远处传来一阵歌声。

“哎哟哟……有个故事你听我讲，毛主席给我开天窗，开个天窗明又亮，共产党就是那天上的红太阳。”村里老表唱的这首民歌，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而来的——故事就发生在毛泽东故居。

叶坪毛泽东故居，与村里民居相同，房东当时是姓谢的大娘。红军进驻后，谢大娘主动把楼上的房间让给毛泽东居住和办公，自己搬到了楼下的房间居住。

一天晌午，刚从外面开会回来的毛泽东见谢大娘坐在门口纳鞋底，便上前亲切地问候说：“大娘，天这么冷啦，您怎么还在门口做针线活呀？”谢大娘连忙站起来，不经意地回答道：“屋里太暗，不太方便，门口亮堂些！”毛泽东随即走进房间转了转，又问：“为什么不多个窗呢？”大娘摇头说：“房后长了棵大树，光亮全被遮了。”毛泽东自责起来：原来，谢大娘把楼上采光好的房间让给了自己，而她却每天生活在光线不好的屋子里。

毛泽东立刻找来管理处的同志，商量为谢大娘解决采光问题。

第二天清早，管理处的人请来了工匠，将大娘房间一侧的楼板锯开个大口子，开成一扇半圆形的“天窗”，换上了明瓦，钉好了采斗。原来阴暗潮湿的房间豁然明亮了起来，温暖的阳光透过“天窗”照进了房间，也照进了谢大娘的心里。

小故事，大寓意。开的不是一扇普通之“天窗”，而是一扇民心之窗，一扇伟人关心百姓疾苦之窗。伟人的故居因这个故事更具吸引力，游人络绎不绝。

这是一幢地道的木楼，年代久远，呈灰白色，楼梯、楼道、房间隔板，全是木质。住进此楼当晚，房间空空，无处安睡，警卫员从老表家借来块门板，搭在箩筐上当床铺。毛泽东“嚓”的一声点亮煤油灯，开始批阅文件和写作，直到天明才睡。外面鸟儿啾啾，里面睡得正香。

登上二楼，楼道里乍然而起的一阵风凉人心旌。期望这一脚踏进去，能踏进那段军旗猎猎、波澜壮阔的历史。故居陈设，极其简单。一床、一桌、一盏马灯、一顶斗笠、一个陈旧的文件箱。桌子是原件，马灯是原物，桌子上方墙上向东的小窗，是毛泽东当年所凿的原物，剩下的只有时间。

时间不是原件，用毛泽东的诗词说，“换了人间”。可是这屋子里散发出的思想之光原件，亘古不变，永远闪耀神州大地，穿透历史之堤坝。

不知他人在此看见什么，而我，

回响在岁月深处的足音

■李根萍

只有一条百级石砌小道可以弯曲通行，小道中途还有两道石门屏障，具有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的气势。

因驻沙洲坝的中央机关暴露，毛泽东和张闻天搬迁至山上的“云山古寺”里。这座小小的石山和古寺，因伟人毛泽东居住而一举成名，载入史册，亦有“长征第一山”之称。

警卫员出于安全考虑，建议将寺里的人迁出。毛泽东却说：“哪有庙老赶走菩萨的？”他无论住在哪里，不扰民，不欺民，更不给房东添麻烦。

山上寺庙有门联：云山日咏常如画，古寺林深不老春。是啊，古寺石山不老春，历史难一帆风顺，人生更有跌宕起伏。云石山上这段岁月，是毛泽东人生的低谷期。因受执行“左”倾错误路线的领导排斥，他被挤出权力中心，意见亦不被采纳。

前线伤亡惨重，根据地渐渐缩小。毛泽东困在云石山上，心急如焚，夹着香烟，绕着古树踱步，地上四处是忽明忽暗的烟蒂。今天，我触摸着寺庙前的这棵古树，仿佛依然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香烟味。

命运多舛，人生无常。危急关头，毛泽东患疟疾病倒了，高烧卧床不起。而此时中国革命处在在危急一线的危局，党中央和红军被迫战略转移。

病未痊愈的毛泽东奉命携贺子珍随部队长征。秋风萧瑟的晌午，毛泽东坚持拖着病体，攥着从伙食尾子中省出的钱，下山给儿子毛毛买了包糖果。儿子不谙世事，嘴里吃着糖果，不知即将要与父母别离。夫妻俩心如刀绞，可又无法言说。无情未必真豪杰，毛泽东忍痛与爱儿分离，哽咽无语……他们与毛毛从此再相见。

身患疾病，骨肉分离，命运跌宕，毛泽东这个硬汉子没有被击垮，迈出韶山冲的激情依旧，南湖红船上誓言依然在耳边回响，灵犀深处依然信念如磐。他要让秋收起义点亮的星星之火，燃遍那个布满阴霾、暗无天日的时代。

有盐同咸，无盐同淡。山上日子清苦，毛泽东下山长征时，厨房里没有他喜欢吃的辣椒，没有壮行的烈酒，他却要用毅力和执著来祛除这历史的寒战。

小小的云石山上，我真实地看到，毛泽东亦是平常之人，不是神，他也发火，瞪眼睛，甚至骂人。只是他骂的是执行“左”倾错误路线的领导，骂的是不切实际的教条主义，骂的是不听建议白白葬送根据地的人。在中国革命处在悬崖边缘之时，他没有退缩，而是划亮火柴，执著前行，始终醒着，提着灯笼在崎岖的山路上，在这漆黑的夜晚，搜寻希望的出路，寻找新的生机。

时光荏苒，云石山上故居依旧，只是简陋的陈设有些潮湿。

流逝的时光使这个宁静故居和小院，逐渐冷清。我真想“嚓”的一声，点燃桌上那盏煤油灯，把往日的窗户和岁月重新点亮，看看那些早已离去的人们。山上影影绰绰，树叶哗哗作响，山风穿堂而过，这是在诉说山上曾经见证的人和事吗？

坐在伟人居故里的一把空椅子上，似乎依然存有伟人的体温，似乎有翻书的响声，伴着咳嗽，还有一缕缕散开的香烟味。

历史，在伟人的故居里，在云石山上，在这古寺中，悠闲地坐着；而时代的列车，已然在瑞金的青山和绿水间隆隆驶过。

道油泼面，我要当着贵宾的面一碗碗做出来，让大家尝尝地道的家乡面……”老班长说，他在部队当过炊事员，一辈子没丢这个手艺，能为战友和客人亲自做碗面，他很开心。

可想而知，这样一场家宴的气氛，将是多么热烈而动情。更令我想不到的是，这个老班长竟然是在我的家乡当兵。当他得知我是承德人，紧紧握着我的手说：“承德是我的第二故乡，四十年了，真想念那个冰天雪地里的军营……”

我说：“老班长，部队原来那几排简陋的营房，如今已经高楼林立。我刚才听说，很多退役的和你一起爬冰卧雪的战友，都成了你公司的骨干。你为我们复转军人争了光，争了气，真想有机会多和你聊聊，老班长。”

老班长眼含泪光，动情地告诉我，他这个以退役军人为主力的团队，既像连队，又像军校。而他本人，更像一个家长和老师，他非常享受这种战友之间并肩战斗的感觉。

回到北京一个月后，我终于做出调整工作的决定。我缺少老班长的意志力和耐力。但我和老班长一样，有着扎实的军旅生活经验，有着浓烈的军人情怀。我最大的特长是文学，如果未来几年，这个爱好和特长能影响几个学生，不也是一件好事吗？



观山(中国画)

王界山作

长征

第四三六期

老班长

■燕南飞

2018年，我已年过五旬。初冬，一次重要的人生选择突然而至：是继续在挚爱的文学编辑岗位上奋斗，还是把我对军事文学的热爱，传递给后辈学子？权衡再三，仍举棋不定。恰在休假时，亦师亦友的某君，相约在周末到陕西宝鸡参加一个文学笔会。

此时提到宝鸡，一下子让我想到暗度陈仓的典故。这种思维的跳跃，当然事出有因。一者我人在军旅，对古代兵法天然亲近；二者，我的两位文学导师都来自陕西，一位是韩城人，是司马迁的乡党；一位是扶风人，地属宝鸡境内。我一直有个夙愿，何时能到扶风看一下老师的故居。

宝鸡之行果然令人神清气爽。没有铺张的仪式，没有花哨的场面，没有言不由衷的套话。晚上，当地一位从部队退役的知名企业家设家宴招待

十几位作家。

他兵龄比我早，所以我称他为老班长。老班长姓王，已经年过花甲，其名字很特别，叫王延安，是一名低调谦和的退役老兵。老王从部队退役后，干过多种行业，其艰苦卓绝的创业史，令人惊叹唏嘘。终于，他靠诚信销售，异军突起。老王的团队大多是复退老兵。这些退役兵具有自强、拼搏、奋进、诚信、讲荣誉等优秀品质，再加上老王的半军事化管理，企业蒸蒸日上。老王把部队馈赠给他的本领，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并赢得“老班长”这个朴素亲切的称呼。

满满一桌土菜和面点已上齐，主座还空着，大家安静地等主人来。突然，戴着厨师白帽、系着围裙的老班长把一个移动灶车推进包房。热气蒸腾中，老班长说：“今天这桌菜，都是我自己栽种的有机蔬菜，而且大部分是我亲手做的，最后这